石。以老街为脊椎,两侧的肋骨是深 深浅浅的巷子,四肢是四家大工厂: 国二厂,造船厂,服装厂,粮机厂。 道路向北延伸, 隐没于田野中, 像一 条意犹未尽的尾巴。两条长长的象 牙,一条指向小学,一条指向中学。

化石之外,是无穷无尽的稻田。 我总是记不得那些村庄的名字, 孔 巷、邵村、薛家、南圩、车塘、香花 一起,形成小小的岛。

邻居小哥哥带我去探险, 两人在

太阳西沉,四野苍茫,我肚子饿 了,但并不害怕,风里有粮食的味 道,稻田的气息让人安心。远处,几 缕炊烟升起, 田埂上出现了几个小黑 点,大声呼喊我的名字,是发急的爸 前,这里长出野草;几千年前,这里 妈一路寻来。那年我六岁。

图辨认当年探险的路线,哪里崴了 脚,哪里掉了鞋,哪里踩到一条死 蛇,哪里捉到一只硕大的蚂蚱。记忆 没了参照物,像掌中的麻雀找不到着 力点, 扑腾着翅膀, 飞不起来。

只有那条小河还在。

通济桥,建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 桥洞是完美的半圆形。我出生 天, 奶奶去了夏驾河边。 的那天,奶奶从桥顶扔下一个皮球。 这是小镇的习俗, 球有多大, 男孩 没有后悔过,早知如此,丢个乒乓 子的胆子。

球就够了

桥头曾有一座小小的庙, 元大德 六年(1302年)始建,明天顺四年 (1460年) 重修, 歇山式屋顶, 飞檐 斗拱,内供泥塑的龙王爷,乡下人唤 作龙王庙。老人们津津乐道于一个传 说:小镇曾连年大旱,庄稼颗粒无 收, 汾水龙王七太子私自降雨, 却因 触犯天规被斩为七段。从前小镇的舞 龙叫"断龙",由七截龙身组成,纪 念那位倒霉的龙王七太子。夏驾河流 经龙王庙, 汇入吴淞江。吴淞江蜿蜒 东去,流入上海后,换了个更响亮的 名字——苏州河。

奶奶扔下的皮球,几时能到外白

在我读初中时, 桥拆了。

拆桥是为了走船——桥洞太低, 大船开不过去,走船是为了运水泥和 黄沙, 运水泥和黄沙是为了修路, 修 路是为了致富。那时人们憋足了劲要 致富, 谁阻碍了致富, 谁就是罪人。

拆桥花了整整一个月。潜水员分 批沉入水底, 拔掉打入淤泥的木桩, 然后安放炸药。东边两百米处,新建 了一座水泥大桥。

我生了一场大病,病好了,捣蛋 劲也没了。原本胡天野地的熊孩子, 渐渐长成拘谨内向的少年, 像昆曲里 不中用的书生。大人很欣慰,夸我懂 事了。只有奶奶忧心忡忡,她说,这 孩子的胆丢了。

我站在河边,河水粘稠,漂浮着 小镇的布局,像一头猛犸象的化 垃圾和水草。没有船。路修好了,也 就不需要船了。

> 那座桥,清代的桥,满月的桥, 永远地消失了。

我向河岸望去,过去生长稻米和 油菜的田野,如今长出了连绵的高 楼。如果对比二十年前后的照片,你 会发现,对岸升起了一个钢筋水泥的 星球。这里是小镇的拆迁房集中地, 失去土地的农民陆续搬到这里。前年 桥、和尚浜……在我看来都是一样 大涨一波后,此地房价破万。开发商 的,无非是稻浪中有几间房子聚拢在 欢天喜地盖楼,农民欢天喜地拆 迁——种地能赚几个钱?

不仅是农田在消失,农民也在消 稻田里迷了路。一不小心,我的一只 失。农家子弟或是读书,或是打工, 鞋陷在泥里。小哥哥无奈, 只好背着 以各种方式离开土地。几代农民的梦 想,是当个街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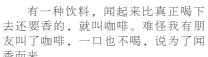
对土地来说,一代人死去,像收 割一茬庄稼一样自然。人类的改朝换 代,自命天翻地覆,在土地面前不值 一提。土地只记得两件事:几万年 长出庄稼。这是江南最好的水田,生 如今我站在车流滚滚的路边,企 长《红楼梦》里的"绿畦香稻粳米"。 今天,这里生长产值和效益

我常常想起那座桥。当我想起桥 的时候,后来的时间就消失了。像做 梦一样,如果你在梦里是个小学生, 就不会记得小学以后的事情。所谓人 生若梦,大概是说,一切都已经发生 小河名叫夏驾河,河上有一座 过,只是我们想不起结局。

后来我知道,在我二十岁生日那

龙王庙毁于四十年前。奶奶对 着庙的位置,点起两支半斤重的香 儿的胆就有多大。儿时的我顽劣不 烛,献上猪头和米糕。奶奶虔诚地 羁,四处撒野闯祸——不知奶奶有 跪倒,祈求龙王爷开恩,找回她孙

码



有人说这味的感觉竟比不上嗅的感 觉,简直就是灵感和意象的象征。文学 圈也流行一种说法: "诗人没有咖啡写 不出好诗。"

名诗人写的——维也纳诗人彼得·阿腾 博格: "当阿腾博格不在咖啡馆,那他 人延伸为"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不

说得诗人彼得·阿腾博格仿佛是天

你忧心忡忡, 这也不顺心, 那也不 如意,就去咖啡馆吧!

如果她不能履约前来, 无论理由多

你的靴子穿坏了没钱买新的,去咖 啡馆吧!

馆吧。

啡馆吧!

你找不到理想中的女朋友, 去咖啡

开他们,去咖啡馆吧!

失去了对所有人的信任,去咖啡馆吧! 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去咖啡馆吧。

爱的维也纳咖啡馆,早就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欧洲 两大著名的咖啡馆文化是在维也纳和巴 黎左岸的拉丁区。在维也纳老城区国家 歌剧院附近有家沙榭尔咖啡馆,作家斯 朝圣不可。

文人最爱的咖啡广告,是为一个著 必定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后来就有 在咖啡馆,就是在往咖啡馆的路上。"

天、日夜、时刻无咖啡和非去咖啡馆 不欢一样。但倘若你读过他的《咖啡 馆的诗歌》, 肯定相信他对咖啡馆情深

么充分,去咖啡馆吧!

生活入不敷出?钱不够用,去咖啡

你一身俭朴, 从不犒赏自己, 去咖

你身为小公务员, 却奢想成为一个 医生,去咖啡馆吧!

你嫉恨和蔑视所有的人, 却又离不

在彼得·阿腾博格笔下万事淡定可 黎"一个月。后来,他用他的画,换了

喝的不叫咖啡,叫感情

沉迷台湾书籍的中学时代便听过 蒂芬·茨威格就在这里听德彪西、史特 劳斯的音乐,阅读保罗·瓦雷里的文字 (我也很喜欢的"纵有疾风起,人生不 成就电影明星没加注意,倒是成就了 言弃"还有"聪明女子是这样一种女不少艺术家。画家郎静山、陈景容等, 性:和她在一起时,你想要多蠢就能多 作家柏杨、罗门、管管、三毛等都是 蠢。")。喜欢阅读文学作品的读者,几 当年的常客。创办《现代文学》的白 乎都读过斯蒂芬·茨威格的小说《一个 先勇、陈若曦和王文兴定期在这咖啡 陌生女子的来信》,据说就是这样坐在 馆开会研讨如何办好刊物,后来陈映 咖啡馆里阅读听音乐写出来的。 真、黄春明、七等生的《文学季刊》 位于巴黎左岸的双叟咖啡馆和花神 也把这儿当流动编辑部。"云门舞集" 咖啡馆出名的不只咖啡, 而是光顾咖啡 的创办人原是作家林怀民, 年轻时在 馆的人。他们是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波里 这里写文章, 曾经发表我的文章的中 奈, 西蒙·波娃和萨特, 海明威、加缪 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季季也是在明星

和毕卡索等,著名的影星阿兰德隆、简

芳达、碧姬芭杜等亦在这里喝咖啡。这

两家咖啡馆因此被称为星光熠熠咖啡

馆。和其他咖啡馆大不同的是, 双叟咖

啡馆自1933年开始,每年向法国小说

颁发双叟文学奖。花神咖啡馆则由弗雷

德里克·贝格伯德于 1994 年设立花神文

学奖,每年在咖啡馆内颁奖。我的画家

朋友到巴黎时,带着预先写好我的地址

的信封去,一到巴黎马上就给我来信,

说坐在咖啡馆里"叹"咖啡比站在外头

喝价格要贵些。起初为了省钱,站在咖

"都是俊男美女呀!"他打算"流浪在巴

咖啡,还换了餐点。这信中所说的一

切,叫人惊叹的不是左岸咖啡的价钱昂

贵,而是在巴黎真的可以用画换吃换喝

的。难怪艺术家都把巴黎当麦加, 非去

啡馆外喝,一边看巴黎路上的行人,

边喝咖啡边写作。 明星咖啡馆出名的不只是咖啡、蛋 糕和云集的艺术家, 诗人周梦蝶本来是 流浪式到处摆摊, 一回到明星骑楼摆书 摊, "(明星咖啡馆的) 简太太看到我, 拿了块蛋糕请我吃,对我非常友善!" 一块蛋糕叫爱吃甜的诗人从此定点开 档,在骑楼下的书摊摆了21年。一次 我去的时候, 诗人不在, 后来再去, 诗 人走了。本来想至少买几本书,就算看 不懂诗, 也可以闻闻书页上我喜欢的咖 啡香味,

文学的摇篮"。有篇文章说陈若曦曾经 提起: "那时黄春明刚从乡下进城,穷 得很,一杯15元台币的咖啡,从早泡 到晚,他短篇小说《锣》和《儿子的大 实多得是。 玩偶》都在这儿完稿。"

更早之前读香港作家的文章, 说是 在咖啡馆写报刊的专栏。特殊的文学环 境造成香港曾经是专栏超级发达地区, 育的老板爱老歌。 许多作家靠专栏为生,一个人同时写三 五个专栏似乎得心应手。全球人都晓得 香港房价之昂, 小小的公寓一般普通市 民亦难以承担, 住处的狭窄迫仄, 逼使 作家到咖啡馆寻找喘息空间。看着羡慕 得很,有时家里相处不愉快,便起心动 念, 幻想要到咖啡馆去写作。

后来到香港观光,看见香港咖啡馆 的面貌,大大吃惊作家在那样的环境下 能够创作。桌椅排得紧密,转身也嫌困 难,狭窄的程度叫人走进去便想赶快减 肥吧。又总有人在等待空座, 你一喝 完,侍者分秒必争地借机过来擦桌子收 杯盘, 提醒你快走为好, 连喝杯咖啡都 闲情不足,怎么静心作文?刻苦耐劳的 香港作家为文学付出的精神, 我们要行

香港人的喝咖啡习惯和槟城人相 "明星咖啡馆"之名。明星咖啡馆有无 似。都爱叫一杯咖啡配烤面包。咖啡和 面包的配搭非常永恒,一如维也纳和巴 黎的咖啡配蛋糕。咖啡香味浓郁的维也 纳, 当地人分析他们的咖啡馆情怀: "去咖啡馆的人就是那些喜爱寂寞又不 愿孤独的人, 想要独自呆着, 却又希望 周围有不相干的人陪伴。"在人群中寻 找静谧这种事在也是满城咖啡香的槟城 似乎并不可能。走在槟岛老城区,每条 路上都有咖啡馆。槟城人本来就爱喝咖 啡,再加上当年英国人留下他们的下午 茶习惯。南洋人爱咖啡多过西洋红茶, 每天下午呼朋唤友说"去下午茶啦", 大家叫来的却都是咖啡

为了辨别,我们叫南洋咖啡老咖 啡。爱老咖啡的却不全是老人。老人喝 的已经不叫咖啡,叫感情。槟岛老街有 间老店叫广泰来, 出名美味的咖啡之 外, 当年槟城首富骆文秀每天都要来这 里喝一杯的逸事也成诱人的广告。我路 过三次,才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去。车子 经过看进去,都是老人,而且是老男 人。后来再探听,原来这咖啡店号称老 男人俱乐部。我的幸运是第四次路过 后来才知道这咖啡馆是"台湾现代 时,望进店里,有个女人杂在无数个男 人中间, 赶紧到前边泊车, 和同车的年 轻小友走过去,成为店里的第二和第三 个女性。谁知以后再来,发现女顾客其

> 老店还有华文英文报纸和杂志,有 空的人可以边喝边看闲书。播放的歌曲 以英文老歌为主,后来才晓得受英文教

自从槟城申遗成功,外国人纷纷到 来收购老屋,许多租老屋开店的老板感 叹,要是店租继续高涨,生意可能做不 下去。好多朋友都开始相互提醒: "要 喝老咖啡,请快点来。"

朋友告诉我,某一天她去喝咖啡吃 烤面包,老板只收烤面包的钱。原来有 个长期光顾的老顾客生日, 为庆祝自己 的诞辰,她替当天所有到来的咖啡爱好

——到底老顾客爱的是咖啡的香味 还是咖啡馆的气息呢?分不清。我们知 道的是,咖啡香味氤氲的老店弥漫许多 传奇故事,这也不过是其中一桩罢了。

传奇的还有只闻香不喝咖啡的朋 友,他说咖啡像爱情,有的爱情,遥望 远观就好,不一定要真正拥有。

## 三识杨凤一

郝蕴慈

2006年七夕,亚洲青少年花样滑 手打开 CCTV8, 竟然是《西游记》。但 见,三位姝丽,桃李年华,个个佳冶 窈窕, 袅袅霓裳羽衣。尤其是居中那 位,每莲步款行,犹弱柳扶风。眇觌 之,有似洛水宓妃,翩若惊鸿,恰如 是,"百花公主"是梁红玉、穆桂英式 广寒姮娥,婉若游龙;审注之,则蛾 的将帅,所以功架是重中之重,而演员 眉横翠, 粉面生春, 怎一个闭月羞花 了得?至此,看官想必已经了然,这 充满强烈节奏感和韵律感的舞蹈之美 里说的正是那西牛贺洲莫家的二小姐 爱爱——初识杨凤一。

院建院五十周年, "百花公主"在长 猛,刚猛中见迅疾,迅疾中又见稳健, 安大戏院闪亮登场。当时,母校北京 要知道,女主角此时已年过不惑;其次 市第二实验小学正在举办中华传统文 化周, 故我有幸得了两张此次演出的 赠票。那时,孤陋寡闻的我还以为这 是一家河北或内蒙的剧院, 若非被我 谑称为"百戏迷"的姥姥(记得她曾 经看过一出叫《雪兰花》的闻所未闻 的睦剧)的起劲撺掇,我这个戏盲当 晚差点就不去看了。多险呀! 果若未 去,也许我就要和昆曲不交一臂而失 主"之夜的记忆始终定格在战前"太师 之,岂不哀欤?可不惧欤?可以说,引"背景之上的战后"朝元歌"——月 这个籍籍无名的"百戏迷"竟然促成 黑天高,一缕女中音犹离魂暗度,气息 "一阳始生"之日的偶然结缘,且自此 苏笛的伴奏中,余音袅袅,绕梁十 对雅部的了解与认知真真正正地是 "吃了冬至面,一天长一线"。

当晚的演出绝对精彩。"百花公 主"出场一段"喜迁莺",曲调昂扬高 亢, 吐字明快浏亮, 一位巾帼英雄的 飒爽英姿跃然台上。这位提马举鞭、 爬上了北方昆曲剧院的临时办公区。回 顶盔贯甲、穿蟒扎靠的少帅一亮相, 眸下视, 套用太白的话说, 真可谓: 铁 稳健之感。身段于婀娜中蕴蓄着丝丝 刚健, 翎子在摇曳中抖擞出阵阵杀气, 眼神于犀利中流露出脉脉柔情, 而整 个唱段又将北曲的劲切雄丽呈现得淋 漓尽致。当时最大的感受是, 行腔、 造型、装饰浑然一体,融和到了极致。 偶像,我这个粉丝反倒有一种说不出的 好看! 好听!

百花亭赠剑之夜, 星月当空, 梅 花似雪,一声"相逢好"中,一对痴 娴雅的举止,柔雅的谈吐。两个多小时 情男女翩跹起舞,舞姿淋漓酣畅、低 里,我一直在静静地聆听她水磨腔般细 昂顿挫。两股青锋,眨眨霍霍,时而 致、婉转地述说着陶然亭畔即将拔地而 如胶似漆,缠绵悱恻,时而若即若离, 起的三大现代化昆剧场和一座昆曲博物 游移缥缈。又叫人想见太极推手,掤 馆等北昆的美好未来——三识杨凤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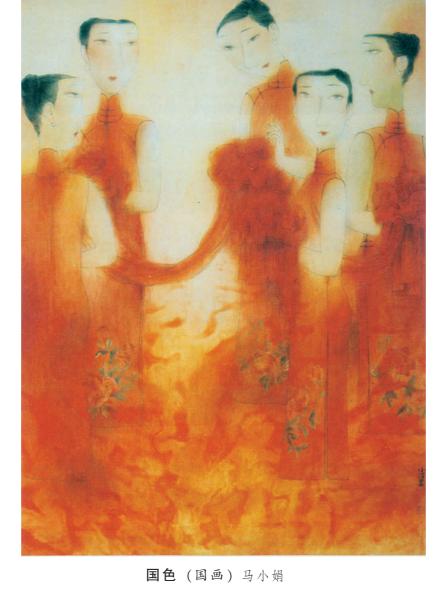
冰锦标赛在北京世纪星冰上运动中心 顶,进退顾盼,连连绵绵。一出剑舞, 进行得如火如荼。我因一票未能求得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章法浑成,情思 而在家中闷闷不乐。百无聊赖中,信 联属,疾徐互节,不蔓不枝,让人顿生 "大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 请已"之叹。

沙场鏖战一出则呈现了一个刀马旦 演员的不凡功力。和普通武旦不同的 扎实的"做"、"打"功夫最终成就了 首先让人叹服的是,一个柔弱女子,竟 有如此高超的"把子功",两次打斗过 2007年冬至,为纪念北方昆曲剧 程中,真是肃穆中见威武,威武中见刚 叫人称奇的是,沙场夜空那时时闪现的 流光电目,行话说,"一身之戏在于 脸,一脸之戏在于眼",在杀声四起、 冲锋陷阵之际, 女主角的每一个亮相都 伴以灼灼的眼神, 让人一次又一次地为 之振奋, 当时我被震慑得竟忘了跟着观 众叫好。

多年之后,长安大戏院"百花公 了我与赫赫有名的"百戏祖"在那个 深沉、舒缓,曲调凄清、婉转,在一管 年——再识杨凤一。

2017年冬至,京南三朝皇家苑囿 南苑之西北角门处, 在一座类似于上世 纪五十年代建造的巨型厂房的庞然大物 内,几经天梯铁栈的相互勾连,我终于 就以其如虹的气势给人以强烈的威武、 梯何盘盘, 百步九折凌空转。正自品味 这置身玉宇琼楼、似欲乘风归去的如仙 之感时,突然间,一声吹断横笛,我如 梦初醒,原来是深可骇目的"谷底"的 排练场上飘起了一缕"粉蝶儿"。

> 落座于院长办公室后, 面对自己的 平静之感,因为一切都是那么静美:风 雅的气质,淡雅的妆容,素雅的服饰,



中午的树是平庸的, 如果你有过早 晨和傍晚从我的办公室望出去的话。

有太阳的早晨,我来办公室,坐定 后,都要静静地看一看窗外的树。我就 坐在窗边,窗子给我的感觉,它其实是 一个暗示, 暗示我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世 界。窗在二楼,朝东北,窗下是一个小 山洼,长着许多树。悬铃木、槐树、野 樱桃、桃树、银杏。树下面是我们单位 的水井。在山里,水井一般都挖在有泉 眼的地方, 所以, 这块儿洼地土地潮 湿,草木繁盛。山洼上面,也就是窗对 面,是一列山岭,岭上也生着许多树, 远山上树林里西洋别墅的红瓦尖顶。我 所从教的山区小学, 在一个避暑胜地的 山顶,一个类似庐山的上世纪初传教士 开发的老牌风景区。

人想起从教堂高高窗户上掉下的阳光。 山洼的树,一半儿站在幽深里,一半儿 把自己的香流进花,把自己的甜流进果 实。冬天,大树落光了叶子,阳光,让 它们的每一根枝条都清晰可见, 让它们 活得对自己一目了然,知根知底。也让 我们看清它的恣肆和奔放。

## 中午的树是平庸的

詹丽

被朝阳照亮的树枝树梢, 我总觉得 边天。放学后, 我喜欢在办公室呆一 还有从树的腰身下望过去的远山,以及 悦在树林里到处飞。它们每一根枝条都 后,每次收拾完,一拉开门,夕阳汹涌 感动很朴素,很诚恳。静静地坐一会 太阳从窗斜对面远处的山梁上照过 致,便让人忘我。我想这些树枝都长着 唤来,和我一起分享,欢呼。可,最 来,初夏,穿过山岭上的树林。有雾或 最敏感的神经,它们总是最先把触角伸 者轻雾的早晨,阳光是一束一束的,立 出时空,伸出鸟翅以外的天蓝,伸出人 体有质感的样子,斜斜架在树身上,让 的幻想,在枝头虚拟繁华出一个春天。

只有早晨的阳光能让一棵树处于两 个世界,两种色彩,两种心情和姿态。 站在阳光里。山岭上的树,站得比房子 站在山洼里的树,阳光还没有漫下它的 还高,它们站得很有样子,似乎是俗话 腰,它下半身儿迟重的身体,也带着薄 里想攀高枝儿的模样。它们在攀一个尘 薄的慵懒,薄薄的涩。只有早晨的阳光 半小时左右,二楼办公室门前,我经常 有些瑟缩。夕阳在浩大的天空中,光线 世看不见的高度。一棵树就如一个人不 才可以让一棵树在两个时间段里醒来, 面朝西站在楼栏前,一个人的寂静的校 散乱,没有那堆树,夕阳仿佛也失去一 断丰富完善的人生。不断按自己的天性 也只有早晨的阳光能让同一棵树上半身 园,落日总是让我感动,忘情。从我所 个完美的参照物。某一个角度,某一 和意愿伸展开放,把自己的绿流进叶,是个年轻诗人,下半身是个老人。如同站的这个位子望过去,那一堆高大的悬 人格分离,如同某人站在人群里举着火 铃木,在校园西边那一排平房后面不远 焰,如同那走在街上发梢发亮的人。

> 儿,夕阳总在西边那一堆悬铃木后面,的树做铺垫。幽暗的院子,逆光中剪影 携带山顶上的晚霞,不管不顾地红透半 般的平房,窗户亮着朦胧的灯光,鱼鳞 的树,都需要机缘巧合吧。

它们笼罩着薄薄的欣喜,这种淡淡的喜 会,写写文字,听听音乐,静一静。然 优美到无懈可击,自然的也许就是最完 的红,裹挟一副美得让人发呆的画卷, 美的。望着这些树, 我总是很感动, 这 几乎把门撞倒。每到这时, 我总是在走 廊上这头儿走到那头儿, 那头儿走到这 儿,望着阳光中的树,美到了某种极 头儿,想把所有的朋友天南海北鸟雀般 终,只有我一人站在这山里,水一样火 静静滑落以后,当我下楼,走过校园, 一样的黄昏里,倚着门,或者扶着楼 栏,不住地深呼吸,或者急得直叹息, 总觉自己一人消受不起, 多浪费啊, 多

的傍晚,空气寒冷清新,下午放学以后 里,疲沓倦怠,一脸昏黄,寒风里似乎 处。逆着光,平房以及房前的院子,都 总是冬天,我下午放学的这个点 是幽暗的,仿佛为身后那堆夕阳中燃烧

廓线条,美得童话一般。可是,往上 看,突兀地,那一堆树就站在房子后 面,树梢上架着落日,在逆光中,拿着 无数黑树枝,蓬蓬勃勃,点燃了一般, 哗哗地燃烧着,还有树丫上两团黑色的 喜鹊窝, 也在燃烧。也许那排平房是为 了给那一堆树完成视觉过渡, 可是, 连 彤红彤红的太阳也肯低下身来, 成就这 一堆不同寻常的树。不知是不是这个独 特的角度,光线造就了这神奇的画面和 效果。我在别处从没有看过这样的落 日,几十年都没有。 大美经常让我这个山里人撞见,美

样的布瓦以及中国传统民居那简洁的轮

得让我不敢动,美得让我如此孤独,美 得就想在这大山里地老天荒。老天的厚 爱,我真是无话可说。 可每次我在办公室楼栏前久久站

立,看着又大又红的太阳在那堆树丫间 走过那排平房,沿着那排平房旁的坡路 往西走到坡顶,走到平房背后,发现那 些刚才还高大辉煌的树立马失去了神 采,如同中午的树,平凡得一无是处。 我在山里住了许多年。冬天,晴朗 它们都站在夕阳里,在一览无余的空旷 刻,光线,如带翅膀的神,给一棵树灌 注了灵魂。

> 也许,早晨,我和树,眼睛里都带 着新鲜和苏醒。我想,只有相信神的 人,才可能遇见神。遇见神,遇见神性